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金石文獻叢刊

毛鳳枝金石學著作三種

「清」毛鳳枝 著
李向菲 賈三強 點校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毛鳳枝金石學著作三種



〔清〕毛鳳枝 著

李向菲 賈三強 點校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毛鳳枝金石學著作三種 / (清) 毛鳳枝著; 李向菲,
賈三強點校.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518-1484-3

I. ①毛… II. ①毛… ②李… ③賈… III. ①金石學
—中國 IV. ①K87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110522 號

毛鳳枝金石學著作三種

[清] 毛鳳枝 著 李向菲 賈三強 點校

出版發行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號

電 話 (029) 87205121

郵政編碼 710003

印 刷 陝西博文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張 49

插 頁 8

字 數 70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18-1484-3

定 價 298.00 圓

網 址 <http://www.sqcbs.cn>

關中金石
字彙
考

豫寧葛成春題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序

三代之文尙已近時所傳鼎彝銘託名商周每多贗作余弗取余取金石文則斷自秦始關中爲秦舊都逮於漢唐名公巨卿頌功誅德誌墓銘幽以及浮圖老子鐫經造像之刻所在多有其文雖不盡雅醇然頗多可采者往往與史事相證明焉顧古物之出顯晦無常或爲庸工所鑿或爲土人所瘞向之箸錄者今已十失其七八而地不愛寶隋唐碑誌時時間出又多前人所未見每遇好事之流購歸藏弄遷徙他鄉使古人之作顯而復晦久而無徵是可慨已余有

卷之十

十

鑒於此奮然欲有所作乃網羅放失舊聞博采金石諸書分則郡縣集爲一編俾存者可知其方隅逸者仍畱其姓氏雖不免陋略之誚然存什一於千百固已十得二三焉或可爲闡幽之一助也是役也爰始於光緒乙亥夏告成於光緒己丑秋凡爲書十卷目錄二卷無慮二十餘萬言精力所注不忍棄之爰付剞劂質之當世至於拾遺補闕糾謬訂譌以俟後之君子光緒十五年歲在己丑中秋揚州甘泉毛鳳枝子林甫序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光緒二十七年江西刻本

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撰并正書
武德九年十二月

存

全文見金石萃編

今在西安府十丈廟中案原石久逸此係宋時

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王彥超重刻本山東城武

縣亦有重模本字畫較瘦碑陰有大興翁覃溪氏

方綱

題字●臨川李氏重刻唐拓本極佳○案碑

中相王旦題銜云檢校安北大都護錢氏

大昕

舊

唐書攷異云唐初檢校官乃任職而未正授之稱

故新書宰相世系表開元以前檢校左右僕射侍

中中書令者皆與正官同列肅代以後檢校但爲

下唐

靜難軍梨園鎮經幢記見大順二年歲次辛亥

二樓僅游四面高四尺四寸每面廣三寸六分二八行字刻石等正書

靜難軍梨園鎮新修禪院建坊勝經幢銘記

一節度衙推充梨園鑪判官將仕郎前

一 察御史趙珪撰

我儒宗以仁義禮智信溫涼恭儉讓修文教立太

以万機授口也道以冲虚怡理馴自然守志

定大悲心王愛護口口雷亭母也淨院可樂以元

金石錄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顯差別去三聚戒等攝六顯明缺戒功習也無

極而上真千種身縮土界四生爲大聖也是以

法教付囑
二國主大臣於後世之中晉使

也卽有梨園領袖使王知進河岳間氣川谷挺生

而神彩口口奇特而威儀迥拔矧以籌謀莫正七

己辰不韙暫禘无過 天座而位口四海以氣義

聖訓今日之孟嘗以忠列爲鑑戈乃昔時之孫子

我唐廣明歲，助寇憑凌。口今于茲，不置脩慝。艱

交戰征伐懷之雄蕩游妖氛之跡追靡清壤

寶 永 十 四 年 丁 未 歲 臘 月 二 日 癸 丑 山 科

跋

右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四卷甘泉毛子林太夫子所輯也毛公於清咸同間宦遊秦中碩學潛德名動關輔詞章攷據外尤專心於金石之學所著關中金石文字存佚考十二卷光緒末葉變光奉先君子命監刊於長沙其書為攷秦中金石必備之書惜於同治光緒間關中所出石刻節錄大旨僅於每條下注全文見金石萃編補遺及古志石萃遺未為全豹耳武昌柯遜庵中丞昔年視學關輔與毛公有文字之雅曾繕錄其金石全稿未付梓也嗣中丞開府江西諗知存佚攷業已印行乃舉繕稿以授先君而金石萃編古志石萃兩補遺各二卷在焉度諸行篋有年甲戌以還變光棲遲湖上得暇讀書屢取整理釐為四卷得文百六十四篇更名為關中石刻文字新編並將存佚攷著錄未載全文者註明卷數縣名以便參攷俾與前刻存佚攷相輔以行俾成完書焉尚有關中金石文字古佚攷二卷業已散佚胥可憫矣校印既成爰識於後繕稿者兒子培嘉合併志之時己亥正月會稽顧燮光跋於西湖金佳石好樓

毛鳳枝金石學著作三種述評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以下簡稱《存逸考》）、《金石萃編補遺》（以下簡稱《萃補》）、《古誌石華續編》（以下簡稱《誌補》）三種，清毛鳳枝著。後兩種在毛鳳枝身後由顧燮光合編為一種，名之《關中石刻文字新編》。

《存逸考》為研究關中金石文字的著作，所用資料來源有二，一是毛氏所見前人相關著述中所有有關關中的金石文字遺存，二是毛氏所見而未為他書所載的關中金石文字。後一部分資料則全文收入《萃補》和《誌補》，屬資料彙編性質。《存逸考·例言》中說：“是編以存逸為重，故考據未能悉詳，而全文不能盡錄，所有全文已經前人著錄者，注明見某書中，未經前人著錄者，拙作有《金石萃編補遺》及《古誌石華續編》二書，成書後再行呈教。”可見這三部書將清末學者所能見到的關中金石文獻幾已搜括無遺。三書相輔而行，無《萃補》《誌補》，《存逸考》勢必有遺珠之憾，有之，則神龍首尾俱見，神氣俱足，體大思精，足以代表清代末年陝西金石研究的最高水平。

一、毛鳳枝其人

毛鳳枝（1836—1895），字子林，號蟬叟，揚州甘泉（今江蘇揚州）人。少時隨父毛瀚宦遊京師、荊梁、河洛等地，後其父任陝西候補知府、西安清軍同知，遂同來陝。能文好學，在當時西安官宦子弟中，被譽為無紈袴習氣，博學

能文的“四公子”之一。太平天國之變後，奉父命爲清軍文職幕僚，往來今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咸豐十年（1860），以父病辭任，歸西安侍養。明年父歿，守制居喪。以軍功獲候補知州資格，雖有衆友人資助，卻以家貧，最終放棄。之後長期客居西安，以受聘於官宦人家爲塾師、充任陝西地方高官幕僚爲生，尤以任西安知府幕賓時間最長。對地方財賦軍政、利弊興革頗有參畫，爲當道倚重。晚年著書爲樂，尤喜蒐集碑帖，考訂金石。光緒乙未（1895）卒於西安，享年六十歲。所著書，除本文所論三種金石著作之外，尚有《寓志於物齋詩文集》三卷、《陝西南山谷口考》一卷，生前已刊。其《關中金石文字古逸考》二卷，《關中金石文字古存考》一卷，《四部提綱》《季漢忠烈贊》《滕王閣詩敘注解》各一卷，《汲古閣兩漢書校勘記》二卷，《寓志於物齋隨筆三卷》，《詩文續編》二卷，均未刊刻，多已散佚^[1]。又《兩漢書地理志今釋》《通鑑地理今釋》兩書未竟。另據其門人顧家相之子顧燮光所說，傳爲李嘉績所撰《汧陽述古編》，實亦毛鳳枝所作^[2]。生平事跡主要見於其姪毛昌傑所撰《續修陝西通志稿·毛鳳枝傳》^[3]，另《存逸考》《關中石刻文字新編》等書序跋亦載有其生平的零星資料。

金石學在清代經過朱彝尊、錢大昕、王昶、畢沅、阮元、孫星衍等著名學者的倡導，嘉慶、道光間已成爲顯學。在此風氣影響之下，毛鳳枝的父親毛瀚即有收藏金石的興趣，毛鳳枝深受影響，十五歲時起就留意於此：

先大夫宦京師，官國子監助教，有石鼓之拓；出刺巴州，有南龕諸碑之拓。及改官來秦，於乾得《心經》《述聖記》，於隴得《楊淡經幢》《吳嶽祠堂記》，於廊得《寶室寺鐘銘》，於華得扶風《夫子廟堂碑》《李元諒懋功昭德頌》。力所能致者，命工拓之；力所不能致者，或乞之友人，或購於帖肆。銖積寸累，

[1] 據毛昌傑所撰《續修陝西通志稿·毛鳳枝傳》，此數種著作均已散佚。但據顧燮光《新編·跋》說，陝西學政柯逢時曾繕錄毛金石全稿，後歸顧家。又其《夢碧簃石言》（王其禕校點、顧燮光著，卷五《毛子林太夫子考訂金石著作》，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說《關中金石文字古逸考》稿本尚存顧家。則毛氏金石著作未必全部散佚。

[2] 見顧燮光《夢碧簃石言》卷五《毛子林太夫子考訂金石著作》：“曾膺李云生大令聘作《汧陽述古編》，分山川、文獻、古跡、金石四篇，體例精嚴，文字修潔，可傳之作也。”

[3] 見毛昌傑《君子館類稿》民國十九年十月十七日記：“於《通志》局見敬之，將伯父子林公、叔父子靜公《小傳》送與。”敬之即吳廷錫，與修《續修陝西通志稿》。

溢案盈箱。鳳枝趨庭之暇，得聞緒論，年甫十五，即喜蒐羅墨刻，無論精粗美惡，每見必購，每購必藏。時人皆笑爲迂，而樂之不厭也。……蓋區區篤好，至今四十年矣。^[1]

其日常相與來往的友人，如孫三錫、張曾、李勤伯等^[2]，都有同好，所得碑刻常互相交流探討，於是蒐輯益富。光緒初，蜀人李嘉績任官陝西，毛鳳枝曾入其幕府。李藏書甚富，撰《五萬卷閣書日記》，毛鳳枝爲之寫序^[3]；其人亦癖好金石，毛鳳枝常爲其校訂所得碑拓。毛鳳枝又加入西安的書畫金石社“青門萍社”^[4]。或許受毛鳳枝影響，民國時期陝西著名學者、其姪毛昌傑於金石學亦頗有造詣；其門生顧家相之子顧燮光爲毛鳳枝刊刻遺著數種，亦金石名家，著有《夢碧簃石言》等多種金石學著作。整個清代中後期金石之學成爲一大顯學的學術氛圍，對於毛鳳枝的金石蒐集、研究、整理和有關金石諸書的撰作有很大的助力。

對於金石諸書的撰作緣起，毛鳳枝認爲金石易散，惟有著述可傳之久遠，因此從保留金石負載的文化意義看，這一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金石文字無聚而不散之理，如歐、趙諸公，以及都氏玄敬穆、趙氏子函嶠、顧氏亭林炎武、郭氏胤伯宗昌、錢氏竹汀大昕、孫氏淵如星衍、朱氏近漪楓、畢氏秋帆沅、黃氏虎癡本驥，收藏極爲富有，今其篋中拓本不知歸於何所，獨所著金石諸書，至今炳炳在人耳目。然則藏弃雖多，固不若著書之可久也。鳳枝竊託斯旨，集爲是編，以爲秦中掌故，且以識家學淵源其來有自云。^[5]

當時已經有金石學集大成之作——王昶《金石萃編》，以及黃本驥《古誌石華》《隋唐石刻拾遺》、孫星衍《寰宇訪碑錄》等爲代表的金石著作問世，而專記秦中金石著作又有朱楓《雍州金石記》、畢沅《關中金石記》等。毛

[1]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後序》。

[2] 孫三錫，字桂山，又字桂珊、子寵，號懷叔，別號碧壺生、華南逸史，浙江省平湖人，官陝西盤縣丞；張曾，字省吾，號小袁，崞縣大陽人，道光十七年中舉人，咸豐年間投筆從戎，因戰功卓著，被欽賜軍功二品，加布政使銜，署理陝西隴州知州；李勤伯，遼寧鐵嶺人，光緒初爲鳳翔知府，與長安劉暉、華陽李嘉績等在西安組織“青門萍社”書畫會，研究金石。

[3] 見《五萬卷閣書日記》卷首，光緒三十年刻本。

[4] 清光緒十四年（1888）由樊增祥在西安發起組織，主要成員有譚西屏、萬伯舒、方黝石、彭洵、顧耳山、李嘉績、李勤伯等十餘人。

[5]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後序》。

鳳枝即以這些書為研究起點，對所收藏的關中歷代金石進行編錄，考其存逸，並對上述諸書未收、舛誤、文字有異，特別是對其中有關作者、時代和相關重要知識點的碑誌文字，詳加考辨。這也是毛鳳枝金石學著作中最富學術性，對後世學者最有價值之處。

二、《存逸考》十二卷

（一）《存逸考》的成就與不足

此書著錄瓦當、碑碣、墓誌、塔銘、經幢、造像等，作者雖云斷自秦始，實則亦收傳為周代的瓦當，下至於唐，共一千三百餘種。四易其稿，“創始於光緒乙亥（1875）夏，告成於光緒己丑（1889）秋”^[1]，可謂是十年辛苦不尋常。

《金石萃編》依時代彙編了大量古代石刻文字和銅器銘文，具體體例是，題目下注明碑刻、器物的尺寸和存處，碑文之後附有見於各金石書或文集中的有關題跋，最後為編者的考釋或按語。《古誌石華》僅集誌石，體例亦是誌文後附按語。《存逸考》體例大略若此，不同之處在於分府縣立目，各府縣下按照時代先後著錄所收金石，每種著錄其書體、書者、年代、存逸、藏地或收藏者，碑誌全文見於他書者略而不引，未見他書者全文備錄，已為己之《誌補》《萃補》兩書所收者則略引，遇有文章出色者亦備錄全文。之後對碑誌文字所涉各方面知識進行考證。需要說明的是，毛鳳枝所云“關中”雖與清代行政區劃中陝西省內的關中概念一致，但還是酌收了少量今甘肅、青海和新疆境內較著名的碑刻，可視為對關中金石的補充或者附錄。

作者慮石刻顯晦無常，久而無徵，因此重點在於著錄存逸，“俾存者可知其方隅，逸者仍留其姓氏。……茲編所載墓誌，能實指其處，即云現在某所，否則以葬地為憑”^[2]。著錄金石存逸在此書之前已有先例，如清道、咸間吳式芬的一系列金石著作，著錄了清中期以前金石文獻的存逸、所在等。

[1]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序》。

[2]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序》。

對於關中金石存逸，朱楓《雍州金石記》、畢沅《關中金石記》，也都有簡略記錄。毛鳳枝在這方面提供了更為豐富的信息，特別是關於瓦當的存逸，之前未有著錄，毛鳳枝首發其例。因此對於學者調查尋訪有關關中金石的下落和流傳過程，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誠如顧燮光所評“要之椎輪大輅，不廢先河”^[1]。

此書既名為“存逸考”，則實受其他金石著作影響，碑刻所涉音韻、文字、史事等，作者都有詳細考證，多有精辟之處，有些出色的條目考證無異于今人之學術論文。

如卷十所收《諸葛武侯新廟碑》，是碑現存漢中勉縣武侯祠，石雖完好，經後人改鑿甚多，金石諸書多有著錄。此碑第一行云：“貞元三祀，時承盛秋，□□府王左僕射馮翊嚴□”，修廟之人姓名已磨泐，後人有補刻此碑者臆補為“武”。嚴武為唐代名臣，位高權重，且因與杜甫關係密切而享有很高知名度。清初以來所修地方志多承其說，清康熙六年重修之《陝西通志》“諸葛武侯廟”條即載此碑為嚴武所修。畢沅《關中金石記》否定嚴武之說，定為舒王謨，沒有說明何據。稍後王昶《金石萃編》卷一百三是碑條，首先對“修廟者為嚴武”之說進行辯駁，認為兩《唐書》未載嚴武有“左僕射”之職，且嚴武卒於永泰元年，不應貞元三年仍在世，此碑非嚴武所修無疑；同時又對畢沅之說作了辯駁，認為舒王亦未嘗有左僕射之官，且與“馮翊嚴□”亦無關聯。王昶之辯極是，但是修廟之人為誰仍不能考訂。毛鳳枝則根據任官時間在貞元三年、官銜有左僕射、馮翊這三條關鍵材料，考兩《唐書·嚴震傳》嚴震是年為興元節度使，封為馮翊郡王，勉縣正在其治下，與此處職銜若合符節，確可證明修廟之人實為嚴震無疑。今人陳顯遠《勉縣武侯祠廟“唐碑”初考》根據史書相關記載，亦考其為嚴震，但因其顯然並沒有看到毛氏此書，而做了重複勞動^[2]。

又如卷五所收《路詮墓誌》，原石誌主之姓適在缺處，誌文載毛氏《誌補》，誌主題銜為“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泰州諸軍事泰州刺史、上柱

[1] 顧燮光：《夢碧簃石言》卷五《毛子林太夫子考訂金石著作》。

[2] 該文載《漢中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

國、宣城以下缺”，誌文中又有“宣城縣開國公”字樣；又誌主“祖彩，魏奉朝請、禮部侍郎，周使持節缺恒、懷、夏四州刺史，陽平郡開國公。神機朗察，遐邇挹其清潤，缺父充，隋大興縣令、內史舍人、兵部侍郎、左武侯將軍、長秋令、太府卿、金紫光祿大夫、閩鄉縣開國良公”。毛氏因誌文中有“昔漢啓玄圖，伏波功參於”數字，以漢伏波將軍路博德事證之，補誌主姓爲路。又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路氏有“文昇，字文昇，平、愛、秦三州刺史，宣城縣公”，其“祖彩，後周夏州刺史；父充，隋兵部侍郎，閩鄉公”。與此誌誌主及其父祖名字、官銜適相一致，因此斷爲一人無疑。由此亦可補《新唐書》之缺。《全唐文補遺》第七輯亦收此誌，補誌主姓爲馬，未說明理由^[1]。當同樣以“伏波功參”句，因漢另有一伏波將軍馬援，因此定爲馬姓，然未有其他證據支持，仍當以毛氏所考爲是。

然《路詮墓誌》云詮陽平清水人，毛鳳枝以之爲路氏郡望來糾正他書之記載。如韓愈有《路應神道碑》，云路應平陽人，毛鳳枝引《舊唐書·路隨傳》云隨“陽平郡人”，《路巖傳》云巖“陽平冠氏人”，認爲韓愈“平陽”之說乃“陽平”之誤，應從誌以“陽平”爲正。實際上唐人“某地人”的說法很模糊，或指郡望，或指鄉貫，或指本籍。毛氏既考誌主爲路氏，《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路氏自漢博德始居“平陽”，則平陽當爲路氏郡望，路氏後人或移居陽平，陽平爲其鄉貫或本籍亦未可知，韓愈所說未可遽斷爲錯。

毛鳳枝在考證碑刻同時往往又說開去，附錄多有其他考證，如卷二附錄《尚書八座考》，對“尚書八座”所指及從秦到唐的演變都做了詳細討論，認爲唐時“八座”指左右僕射與六曹尚書，非如有的觀點所認爲的指各部侍郎。又如卷三《金滿縣考》《沙州考》《和林考》，詳考這些地名具體所在，名稱演變過程，給後人提示了一條清晰的綫索。卷四《〈周禮〉“廡”字考》，列述《周禮》中出現的“廡”字，鄭衆、鄭玄等的解釋，結合《說文解字》，梳理出來“廡”字具有三種不同含義：陳設、欣喜、淤塞。考證功力深厚，貢獻頗多。另此書末附《石刻書法源流考》一文，對於指示古今書法南北派別，眼光獨到，評鹭

[1] 吳鋼等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七輯），三秦出版社，2000年。

允切，至為詳盡，且有對各種金石文字的真偽考證，可視為一部中國唐前書法碑刻簡史。

但此書也存在很多疏漏之處，顧燮光說“當時山河修阻，交通阻滯，而徵引諸書未廣，且斷自唐代，亦嫌稍隘”，並且計劃“暇時擬廣輯群書，為之補正”，因種種原因未能完成^[1]。又顧燮光友人次晴梵亦云：“暇日亦嘗披覽，疏漏實多。”^[2]岑仲勉《金石證史》亦有幾則對其訛誤的辯證^[3]。

此次校勘所發現的疏漏涉及音韻、文字、史事考證等多個方面，如上述關於路氏族郡望的判斷，是因對唐人籍貫表達情況不瞭解所致。其他還有斷句錯誤，如卷六所收《常醜奴墓誌》，誌文敘其歷官云“遷天官府治中士。司會治本，文昌樞密”。毛鳳枝在誌文後考證云：“遷天官府治中士司會。案……《北周書·宇文護傳》有膳部下大夫，天官府治中士司會，亦其屬也。”按誌文中“司會”不與“中士”相連，而應斷屬下句。《唐六典》卷六“比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條注云：“魏氏置，歷晉、宋、齊、後魏、北齊，皆有郎中。後周天官府有計部中大夫，蓋其任也。”司會本為《周禮》天官之屬官名，職掌財務經濟，後亦用為動詞，指掌管財務。據《唐六典》，比部（計部）所掌為財務諸事，故“司會治本”，即對所掌事務之說明。且“司會治本，文昌樞密”這種對舉的寫法，也是時人行文的風氣。

引文不嚴謹，如卷五《皇甫景元等造千佛像碑并碑側》，毛氏引《咸寧縣志》一段文字，考碑之所在與來歷，云出馬氏《陝西通志》。實則所引文字俱節自清嘉慶《咸寧縣志》卷十二《祠祀志》“圓通寺”條，並非出自馬理等修《（嘉靖）陝西通志》。

引書雖廣然難免疏漏，有些甚至令人扼腕嘆息。如卷七收《李楷洛碑》。李楷洛是平定安史之亂，有唐室中興再造之稱的功臣李光弼之父，新、舊《唐書》附傳於李光弼，事跡記載甚為簡略。此神道碑為楊炎所撰。楊炎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財政經濟制度創建方面的貢獻。在德宗朝任宰相時，創行

[1] 顧燮光：《夢碧簞石言》卷五《毛子林太夫子考訂金石著作》。

[2] 李克明、鄧劍主編：《次晴梵詩文集》第一卷，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

[3] 收入其《金石論叢》，中華書局，2004年。

毛鳳枝金石學著作三種

008

兩税法，是中國稅制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楊炎在當時文名隆盛，在代宗大曆時官吏部郎中、知制誥，掌詔敕的撰寫，文筆頗受朝野人士贊許，與同享盛名的常袞合稱“常楊”。所撰《李楷洛碑》堪稱是他的代表作，“詞甚工，文士莫不稱頌之”^[1]。甚至唐德宗“嘗得炎所爲《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諷玩之”^[2]。毛鳳枝將此碑文全文備錄，但毛氏所見碑銘磨泐過甚，所錄缺字過多，很多地方難以讀通，銘文部分尤甚，所錄什二而已。而銘文恰是古人逞其文彩斐然之處，故所闕尤令人嘆息。

然查閱宋徐鉉所編《唐文粹》，此碑文恰收其中，且相當完整。與毛氏所錄字數基本相同，文字差異甚小，不同處多屬碑字辨識不同所致，可以確定爲二者同源。用《唐文粹》之文，恰可補足毛氏錄文所缺。又，毛氏斷言碑文是《文苑英華》版刻文字的刪節，因爲他注意到《文苑英華》亦收此文，曰碑文計九百餘字，而版文一千五百餘字，字數較碑文多出六百，且文字差異較大，因此認爲是“上石時重加刪節”。實際情況則并非如此。以銘文而言，一百六十字，毛氏僅錄出四分之一。《唐文粹》所錄和《文苑英華》相較，二者用韻不同，字句不同者亦超太半，故此當視碑文爲勒石時，或因原文過長而作者另行撰作，毛氏刪節之說并不可信。一位墓主之神道碑而兩作，且各有千秋，楊炎之文筆縱橫，可謂名不虛傳。清嘉慶年間編《全唐文》，楊炎兩篇《神道碑》均被收入，亦可見編者將其視爲兩篇不同作品。

由此可見，毛鳳枝并未閱過《唐文粹》，亦未翻檢《全唐文》。本次校勘時，據《唐文粹》本將碑文補足，俾讀者得窺全豹之美。

（二）《存逸考》的刊刻與版本

《存逸考》的刊刻，費盡周折。毛鳳枝生前曾受門生顧家相資助，準備刊刻而未果。《存逸考》書後顧家相跋文詳細描述了這一過程：

既官萍鄉之三年，得先生札，稱手著《金石存逸考》成書，家相亟郵致百

[1]《舊唐書·楊炎傳》，中華書局，2002年。

[2]《新唐書·楊炎傳》，中華書局，2003年。